

雨中隋园行

□尚建明

近几年曾多次走进新绛隋代花园游赏,总是感觉带走的情思里少了些什么。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午后,我再一次遵从了内心的召唤,走进了新绛隋代花园。

沿怪柏翠柳掩映下的甬道缓缓而行,心中盛满了万般期待。甬道上铺满了密密麻麻的鹅卵石,经雨点的浸润发着亮光,甬道尽头再拾级而上至一堂庑,“梁公祠”也。梁轨为隋时当地县令,在其任期的大旱之年,他考察地形,发现县城西二十里外的鼓堆泉无序乱流,遂率民众引余波进牙城,沿路开凿十二条水渠,解决了百姓吃水和田地灌溉问题,部分水流至绛州大堂后,形成一水池,历任州官在此建造亭台楼阁,便成了绛守居园池的雏形。当时民间百姓不解其由,怨声载道,误以为梁轨加重徭役赋税,视其为贪官。直至梁轨离任,不堪忍受百姓奚落的他在一个夜晚悄然离去。随着时间推移,“梁轨渠”的作用渐显,百姓收益突显,才知误会了梁轨,于是后人在泉水源头渠尾建造“梁公祠”祭祀梁轨。“有功于民则祀之”,梁轨虽官为县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后人至今仍然祭拜。绛守居园池是令人敬仰的。合了伞进入祠堂,仰望这位千百年前的先贤,我竟无言以对,滴答滴答的檐雨似在时间里不疾不徐地诉说着什么。

绛守居园池在我心中是奇特的。每次来这里,我都要在东山那道照壁前驻足片刻。挺拔的嘉禾楼前,怪石嶙峋的假山后,那一道精美古朴的镂空照壁驱使我去探寻。中间的六角形门洞上,嵌有四个大字,是篆体还是隶体?很是令人费解,我只能勉强知晓其中的“霖”是“梅”字。这几个字是唐代散文家樊宗师所书。樊宗师是古文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力主诡奇险奥,刻意求奇,喜用生僻字,流于艰涩怪僻,时称“涩体”。樊宗师的一篇《绛守居园池记》,使该园成了中国北方的名园。虽然曾经风雨飘摇,这一道墙壁依然屹立不倒,依然文字清晰,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以其特立独行的方式让游览园中的人去品味与欣赏。

绛守居园池是雅致的。甬道西有半亩方塘,此时的塘中荷叶田田,碧水荡漾,鱼跃其中。池南但见一亭,高约十米,歇山顶,三面皆窗,亭外石栏环绕,亭中摆有石桌石凳,此“洄莲亭”也,历代文人墨客驻足于此,诗兴逸飞,留下美篇。在绛守居园池的千载人文历史中,最有名的“居园池雅集”堪比东晋时期王羲之组织的那场“兰亭雅集”。这次诗会由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富弼、梅尧臣、范仲淹等文人组织,留下众多诗篇。居园池因历代文人的雅集诗篇,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加熠熠生辉,徜徉在这里,每一处角落都散发着文化气息。

园中有春夏秋冬四景,四时之景不同,情趣亦不同。洄莲亭四周又有四园,分别为牡丹园、水榭、竹园和芍药园。园中古树参天,园中有园,曲径相连。

和风细雨中的花园里,我独自一人撑伞而行。清幽的水榭边,我默念着那一首首诗篇,情不自禁。隋代花园,这座在历代文人诗文浸润下的花园,是一座集秀丽风景与深厚文化底蕴的花园。在这雨丝飘飘的午后,我游历其中,独享这一份清欢,不留遗憾。

亳清河上话亳清

□张玉霞

骤雨初歇,一番清凉洗翠峦。我们乘坐的大巴就在一片湿润中缓缓驶入垣曲县城。

放眼四周,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静谧的小城正睡在曲线柔和的碧玉盘里。高楼大厦错落其中,旖旎银带蜿蜒飘过,俨然一个放大的精致盆景。看惯了一马平川,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八月的一个夜晚,我入住人头攒动的万盛大酒店。不远处,亳清河正灯火阑珊。当时的“垣曲人家”,现在的“黄河原创文学”主编姚普俊老师热情地招待了我,并带我游览了亳清河段的滨河公园。

初上河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不免恍惚于时空重叠。这岂不是永济滨河湾的再现吗?蜿蜒的河道,弯月样的拱桥,拾级而上的石阶,鹤翅展翔的亭角,影影绰绰的锻炼达人,流光溢彩的街灯,勾勒出海市蜃楼般的梦幻之景。

然而,细细端详,又是另一番模样。永济滨河是平镜似的铺展,岸边砌着齐齐整整的白石栏,栏边系着隔离的铁链,游人沿着圆形的河滨循规蹈矩地漫步,雷池半步不越。而这里的河却颇为接地气,三三两两的孩子下了河床,勾背搭肩,高挽着裤脚,夸张地左摇右晃,鸭子般移步于粗棱钝角、随意搁着的石头上。

河道上每隔几十米就会出现一座深蓝色橡皮大坝,瀑布从坝上倾泻而下,像理得平滑却颇有层次感的顺发,这顺发被柔风轻拂起,被光色染成五彩的细丝缕。哗哗啦啦,又把发梢裁剪成细碎的一波波浪花。

坝顶流水湍急,一股股前赴后

继,凸起处却被无情抵挡,以至于弹跳成一道玲珑剔透的喷泉,恰似珠帘点点,又如微雨绵绵。

河是少不了草的。河外的草坪剪得很齐整,坪上垂柳依依,月季当红。而河内的草却带着些许野性。擎扬着的,横斜着的,匍匐着的,从石头缝里袅娜而出,一丛丛,一簇簇,笼着轻雾,罩着湿烟。随手捋过便是一把,放开立刻就颤悠悠恢复原样,叫不上名字,或许它们就这样自生自灭,在时光的隧道已绵延了数千年。

亳清河是古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商汤。姚老师讲,正是在这亳清河畔,他打造了商朝第一故都——亳城(现存有元代古碑上书:殷商烈祖成汤圣王居亳故都为证),然后挥师天下,灭夏建商。

“亳”是个生僻字,不仔细辨别,经常会被人误读为“毫米”的毫,作为地名自是寥寥无几。而现在赫然有名者仅有中国第一药都——安徽亳州市,也就是三国时那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旷世枭雄曹操的故里。更有意思的是,亳州市最为出名的古迹竟然是汤王陵。这个汤王,也正是商汤。百度百科记载商汤灭夏,建立商朝,都于亳190年,在亳境内建稽方国。我年轻的时候在汤王陵附近教书,是这座黄楝古树掩映下的高大墓冢经常的访客,尤其喜欢景区“汤王桑林祈雨”的壁画。安徽亳州与河南商丘接壤,听听商丘这个名字,想想史学界认为的商人起于以商丘为中心的淮黄地区,汤王葬在亳州,是极有可能的。

古人素有逐水而居的习惯,商都后有七迁的记载,那么汤王的故事,该是源于亳清河段而后终于亳州城池了。

亳清河的亳草长又长。那一年亳城的子民起了兵;那一年,灭了夏;那一年,成了商。你看它的字形,无论如何都是一蓬丛生的茂密。当然也有伊尹创造“亳”字的说法,伊尹曾辅佐商汤灭夏桀,后又辅佐了商朝的三代国君,据说这个字上面为夯土而建的古代城堡,下面就是上述提到的远古谷物了。

商汤带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历史使命,带着将士兵卒们的别离情殇,断梗浮萍般飘向远方。汤王后来就在亳草青河水凛的始都梦里念念眠去,他的身后于是又多了一个叫亳的地方。

古人杨守敬阐述道:“(清水)出垣曲县西北七十里,有折腰山,相传谷中旧有铜矿,一水出焉,即倚亳川水也,其水在亳清河西(应为东)”也就是说,所谓亳清河,就是清水和倚亳川水合流到一起,合并之后的称谓。取清水一个清字,取倚亳川水一个亳字,合起来取名亳清河。

亳草倚川,清水漫漫,那是怎样一种“青青复清清”的纤尘不染。七月骄阳草欲燃,肩扛手拽履蹒跚。男儿汗水妻儿泪,点点滴滴化作盐。

汤王走了,河东的潞盐车队又穿山越岭,带着夸父追日的苦痛从亳清河古道缓缓驶过。道边驿旗临风,走马卒夫,引车卖浆者,不计其数。遥远的黄河渡口,孤舟横斜,天边正残阳如血。车辙碾痕经不起一场空山新雨,鼓角告急早已失音于古城的断垣残壁。昔日的亳清古道已被水泥封印在陈年旧事中。

今天的亳清河,虽无圆荷泄露,却也曲港跳鱼,蛙声鼓瑟,别有一番好景致。



□王旭鹏

从小到大,吃过的饼子不下几十种,但最为钟爱的还是家乡的葱花饼,吃着香,不吃想。

9岁时随父母到县城,住在新开路班家巷36号。出班家巷口左拐不远有一家打葱花饼的店铺,一出巷口远远就能闻到扑鼻的葱花饼香气,我首次经过便被锁住了脚步,任凭父母如何哄骗都不挪步。在我的坚持下,他们给我买了一个。那周身金黄掉渣的饼子热乎乎的,我不顾父母的劝说,迫不及待地张嘴咬了一口,立马一股葱香味从饼心喷薄而出,越发诱人可口,我不顾烫嘴,狼吞虎咽吃完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葱花饼。

从此,葱花饼走进了我的生活,每隔一段时日,我便缠着父母要钱买葱花饼吃。但这样的时间毕竟有限,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我便萌生了在家自己学着做葱花饼的想法。因此每次买饼子时,便留心观察师傅的一举一动。只见师傅拿出一个备好

闻喜葱饼香

的抹了油的条形面剂子,放在贴了铁皮的桌子上,用掌根按压成扁长形,再用油光锃亮的擀杖擀开。左手趁劲拿起面,把面抻得长宽厚薄合适,然后左右两端倒换一下贴在案板上,在右半截均匀抹上油酥,抓把葱花放在最右端,捏少许盐撒在葱花上,包裹起来呈S形滚动一半,把剩下的半截也抹上油酥,接着连抻带裹。只听“啪”的一声,一个油亮圆溜的饼坯便立在了案板上,等待煎烤。技艺高超的师傅能把面擀得均匀而薄透,在空中翻个时宛若飘带,这样卷起来的饼子层次多,口感好,葱花也能包裹严实,保证后期烘烤时鼓囊起来不漏气,饼型饱满。

葱花饼与其他饼子比起来较为考究。和面分剂子、剥葱备葱花、和油酥、打饼坯、上炉煎烤等需要很多道工序,打饼坯还是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师傅深耕多年,早已了然于胸。按、擀、抻、翻、摸、抓、捏、撒、裹、滚、收等一套动作娴熟自如,油酥、葱花、盐拿捏得恰到好处,不到40秒便能打出一个饼坯子。这般千锤百炼的功夫岂是我一个小白短时间能学得会的。看师傅打饼,快慢有序,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也是吃饼子之外的另一种享受。

生意好的店铺,煎烤饼子由另一位师傅操作。炉子上放着铁制平底的两耳鏊子,中间放个盛着猪油的盆,猪油的作用是让饼子起酥掉渣。鏊子上刷少量猪油,把饼坯按压成扁圆形放在盆边一圈先煎。鏊子底下是晋南打饼子常用的老式圆形泥炉,顶端凹进去一拃深,煎好的饼子倒换下来立靠炉壁一圈,底部中间炉口火苗窜动,面、油、葱花、盐等在高温炉火的加持下,不断融合升华,徐徐往外弥漫着香气,沁进人的身体,催出人的口水。几分钟之后,一个个富有味道、智慧和灵魂的饼子活蹦乱跳着新鲜出炉,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香气四溢,很快被抢买一空。

从前在上学时,总要和相跟的同学在河东广场对面的那个铁皮房葱花饼铺每人吃上一个葱花饼,方觉得舒服,那感觉就像是见了心上人一般,解了相思之苦。工作后,有外县的同学朋友来闻喜,我都会带他们品尝闻喜葱花饼,当他们夸赞好吃时,才觉得尽了地主之谊。

多少年来,小小葱花饼,带着世间烟火气,饱暖了无数人的胃,抚慰了无数人的心。人间至味何处寻,葱饼香处是吾乡!